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第十六卷 招俊彥少女結良姻 格奸頑快士傳佳話

詩曰： 殉義豈容無善報，行仁安得有仇加？
到頭感應君知否，天道人心兩不差。

卻說天子聽了鄧寵所奏，從此不想召常奇入宮了。董聞知道了這消息，不勝欣喜，因便具疏，奏稱常奇歸命立功，宜更從優褒賞。又稱伊妻馬氏，當其夫發憤自宮，遠適異國之後，而能守身無二，貞操可嘉，今應給與封誥。天子傳旨，賜常奇金印一顆，玉帶一條，蟒衣一襲，加敕一道，使兼督運東都指揮使，司各衛兵馬，誥封其妻馬氏為夫人。敕命至山東，常奇大喜，與馬氏拜受恩榮。正是：

乾妻蒙賜命，閉帥美虛名。

看官聽說，常奇雖然沒了雞巴，卻得做了大大的官，又博得五花官誥封了渾家，真是一段絕奇的事。一時，聞其事者，都稱歎常奇是個奇男子。有詩為證：

司馬多才下蠶室，千秋共歎文人厄。
君非被刑自腐之，聊以效顰真足奇。
效顰割鬚猶自可，效顰割勢何太苦？
勢雖去兮封誥華，老妻實去名還嘉。

又有稱歎馬二娘的，說他是個奇女子。為常奇困難，為馬氏尤難。到今日雖無朝雲暮雨之樂，卻博得鳳冠霞帔之榮。青樓中豈易有此女？非此女不足以配常奇，非常奇亦不能致此女。也有詩一篇為證：

豎刁自宮欲入宮，君今自宮意不同。
不甘沒沒聲名過，發憤便將勢自割。
當其割兮妻在傍，妻若悲兮應涕滂。
青樓俠氣如男子，慷慨聽之貞獨矢。
今日名成恩命來，是夫是婦真奇哉。

又有輕薄的，說馬二娘雖從了良，卻有名無實，因作七言絕句一首嘲笑道：

惆悵青樓命本孤，命中到底是無夫。
夫當昔日無為有，夫在今朝有若無。

閑話少說。且說常奇夫婦深感董聞周旋之力，備下些禮物，修書一封，遣人送與董聞，聊表謝意。董聞也甚歡喜，想道：“常善變慷慨義俠，不但能為其母舅報仇，並能為方正學諸公吐氣。我結義得這個弟兄，也不枉了。昔年我幾番畫策，保全了他的性命，今日又畫策成就了他的功名，又替他渾家馬二娘討了封誥。他結義得我這個弟兄，也不枉了。大丈夫為人須為徹，今我為人既徹，已放心得下了。只是年兄丁士升與恩兄董遐施軍前顯聖一事，尚未奏聞天子。我想前日國公墜馬之時，若非二公陰靈相救，必被擒捉。縱使月仙公主有歸順之意，不至加害，然我等體面何在？二公顯聖之力，所全不小，不可不使天子知之。”因即具疏奏聞其事，並將丁士升開河盡瘁，與董濟陰助河工之事，一一奏聞。天子降旨，追贈丁士升為工部郎中，董濟為太常寺寺丞，立廟河干，春秋致祭。正是：

既為生交效肝膽，更于死友竭情悰。

過了幾日，天子有詔訪求山林隱逸之士，命諸輔臣各舉所知。那時楊士奇已告老回籍，莊文靖入閣辦事。董聞便對莊文靖說，舉薦計高、金畹二人文才可。天子准奏，召二人入京。計高應召而來，詔拜翰林院編修。金畹卻不願出仕，堅辭不赴召。董聞知其志不可強，因于奏封之時，婉轉奏道：“上有堯舜，下有巢由。金畹既抱林泉之癖，朝廷宜成其志，不必強之出仕。”天子聽了，遂不復召之。一時間者都道金畹人品之高，比楊士奇更覺高一步。有無名子題詩一首，慨歎云：

竹君子兮松大夫，問有調羹手段無？
若使梅花終隱逸，高風更比二楊殊。

不說金畹不肯赴京。且說董聞出外日久，思念父母，上疏告假省親。天子准與休沐一年，馳驛還鄉。董聞辭了朝，別了莊文靖、計高二人，並同僚各官，起身出京。馬前打著兩面金字牌，上書“欵假”、“省親”，所遇之處，官府迎送趨承，自不必說。及回家中，恰值父親董起麟、母親郝氏六十雙壽，賀者填門，十分熱鬧。此時本府同知虞龍池已升了本府太守，親到門來拜賀。總兵余建勳與守備衛人豹也來祝壽。常奇在山東聞知，特遣習風送禮來稱祝。徐國公也差沙伏虎來送禮。董家大排筵宴，款待賀客。習風與沙伏虎飲酒中間，說起董聞辭婚的高義。原來此事董聞與常奇密書往來，只有習風知之，沙伏虎是國公親隨家將，故亦知其事，其餘更沒外人知道。董聞回家，並不曾言及。今因二人說起，家中的人方才曉得。淑姿因對董聞說道：“貴易交，富易妻，人之常情。相公獨能矢義如此，可敬可羨。”董聞道：“你當初既能守志，我今日何忍負心？”淑姿道：“相公歸家之後，為何並不提起？”董聞道：“今公主已為國公夫人，我若說起這話，于國公面上不好意思。”淑姿點頭道是。董聞因分付家中，把這話隱過，不可宣揚。習風與沙伏虎告別之時，董聞囑付道：“辭婚一事，只好你知我知，今後切莫再言，當為國公隱諱。”習風與沙伏虎聞言，爽然自失，悚然歎服，一發敬重董聞為不可及。正是：

假清惟恐人不知，真清惟恐人知道。
從來假清與真清，一好名兮一不好。

當下董家賓客滿堂，往來不絕，只有金碗足跡不肯輕至。董聞愈服其高雅，因常到他家拜望。情禮交至，並不敢自恃富貴，簡慢舊友。有時敦請他到家中相敘。一日敘談間，董聞說起：“舍妹彩姑，年已及笄，家君欲擇一快婿，未知先生意中可有其人否？”金碗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“有一個少年，姓黃，名繡，字東袞，乃建文時靖節忠臣黃子澄之後。一向藏匿在這裡親戚家中，今始出頭。此兄英俊不凡，後日必成大器。但今正當久屈未伸之時，若不嫌其寒素，可備東牀之選。”董聞道：“擇婿但論人才，不論貧富。先生賞鑒的人，自然不差。況是忠臣後裔，將來必然顯達。但家君于擇婿一事極其詳慎，敢屈先生于明日與此兄同來，待家君親炙一番，方可議婚。”金碗道：“要他突然造宅，頗覺形跡。不若待我先約他到舍下，賢喬梓也到舍下來，如不期而會者方妥。”董聞道：“如此甚妙！小弟明日便隨家君到宅，先生可先約下黃兄。”金碗應諾而去。董聞把這話告知父母。次日，董家父子都到金碗家中，那黃繡已先在那裡了。金碗引他與董家父子相見，果然生得器宇軒昂，神情瀟灑。董起麟見了，先有五分中意，只不知內才若何，要試他一試。因問話間說道：“今年正月裡立春，中間又閏了個八月，到十二月終又遇立春。一年有了兩春，三秋增了一秋，正合著個現成對句道：‘歲遇二春雙八月，一年兩度春秋。’只是沒人對得出。”金碗未及回言，黃繡接口道：“要對這一對，也不甚難。”因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聞太老先生今年六秩大慶，只此便可生發出了對句了。”起麟道：“有何妙對？”黃繡道：“歷過六甲五週星，四海重逢甲子。”金碗、董聞齊聲稱贊，起麟心中大喜。少頃，金碗命酒小酌。董聞與黃繡都起身遜謝道：“怎好叨擾先生？”倒是起麟道：“今日難得與黃兄相會，便借先生的酒肴，敘談片刻也好。”於是四人依次就坐。酒行三巡，金碗取過色盆來，要起麟行令。起麟一心要試黃繡的才思，因說道：“不如行個口令兒，或說一句詩，或說一個古人，大家想一想倒妙。”金碗會意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請出令。”起麟飲了一杯酒，說道：“要說《四書》一句，暗合後代古人姓名在內。”因先說一句道：“禹避舜之子于陽城。”合著唐人陽城。說罷，就要黃繡說。黃繡謙讓，不敢佔先，起麟道：“總是要請教的，黃兄說過，才依次輪將去。”黃繡不敢過辭，便吃了酒，說道：“王勃然變乎色。”合著唐人王勃。起麟贊道：“說得甚妙！”董聞因是父親出的令，遜金碗先說。金碗說了“丕承哉武王烈”，合著漢人王烈。董聞說了“爾何曾比予於是”，合著晉人何曾。金碗道：“曾字借用得好。”起麟道：“令已完，學生罰一杯。”起麟一面吃酒，金碗一面自沉吟道：“《四書》上只有這幾句，不知可更有了麼？”黃繡道：“還有一句未說。”起麟道：“還有那一句？”黃繡道：“何晏也。”合著三國時人何晏。起麟父子都贊道：“好個何晏也！”金碗歎道：“王勃之才，何晏之貌，都被黃兄占去了。”起麟道：“學生已僭妄了，如今請黃兄行令。”黃繡遜謝道：“晚生幼輩，在先生長者之前，豈敢行令？”金碗看著董聞道：“黃兄想不肯僭老盟兄，今請老盟兄先行罷。”董聞道：“家君在此，小弟豈有行令之理？”金碗笑道：“你二位都不肯行令，難道倒教我做主人的行不成？”起麟道：“這倒絕妙，竟是先生先出一令。”便呼童子快送酒。金碗道：“那有此理？”起麟道：“口令原不算什麼令，譬如擬一個題目，大家想一篇文字，何分彼此？”金碗推不過，只得吃了酒，說聲“僭了”，道：“我今要說一句詩，合著個詞名或曲名在內。”董聞道：“請教程文。”金碗說了一句神童詩道“未去朝天子”，合著曲名《朝天子》。輪到起麟說，起麟說一句唐詩道“只今惟有西江月”，合著詞名《西江月》。董聞也說一句唐詩道“打起黃鶯兒”，合著曲名《黃鶯兒》。董聞說過，輪該黃繡說了，黃繡說道“仙人掌上玉芙蓉”，合著曲名《玉芙蓉》。董聞贊道：“此是金華殿中語。”金碗看著董、黃二人道：“小弟倒先僭過，如今須二位行令了。”黃繡遜董聞行令，董聞推說家君在此，不敢放肆。起麟意中還要試黃繡一試，因倒對董聞說道：“既是黃兄這般謙先，此時總沒外人在此，你就胡亂說一個什麼便了。”金碗道：“說得是。老先生可先飲一杯酒，好時令即出令。”於是起麟飲了酒。董聞告過無禮，說道：“今要席面上生風，說兩個故事，須要各不相干的，牽合來做一處。”因指著盤中的魚說道：“武王白魚入舟，趙盾以之為餐。”金碗、黃繡都贊說：“好令！”董聞請金碗說，金碗因盤中有鹿筋，便道：“曹操許田射鹿，趙高指之為馬。”董聞笑道：“常善變在華光國中把鹿當馬騎，鹿原可以當得馬的。”金碗道：“如今該董老先生說了。”起麟假意道：“學生一時想不起，多吃杯酒，求黃兄代說罷。”黃繡只得應承了，因見盤中有雞，便道：“孟嘗君雞鳴出關，劉琨聞而起舞。”董聞贊道：“此事豪傑有志之事。”起麟道：“這只算代老夫說的，黃兄自己還不曾說。請再說一句。”黃繡見盤中有鵝，因道：“蓋大夫受生鵝之饋，王右軍愛而畜之。”金碗笑道：“右軍是東牀坦腹之人，黃兄說起右軍，有坦腹東牀之意了。”董聞也笑道：“駟上之鵝，可當雍上之雁。”於是大家歡笑。金碗還要黃繡行令，黃繡再三遜謝。時天色已晚，起麟道：“本當候黃兄尊令，但日暮酒闌，愚父子不得奉陪了。”黃繡道：“晚生也就此告別。”遂一齊起身，向金碗致謝，揖讓而別。起麟看得黃繡十分中意，回家與老妻郝氏說知，郝氏也甚歡喜。次日，金碗又索得黃繡平日所作文字與董聞看，董聞大加贊賞。起麟遂央金碗為媒，選定吉期，將黃繡贅入家中，與女兒彩姑成親。是年彩姑十七歲，黃繡十九歲，真好一對少年夫婦。當時聞者都道黃繡造化，遇了不勢利的丈人、阿舅，比董聞當初遇著柴吳泉父子大不相同。正是：

善擇婿者論人才，不善擇婿論家財。
試看黃生今遇董，大異董生昔遇柴。

又有好事的，聞得董家父子于酒席間行令，看中了女婿，便將黃生所說酒令，編成一雙《西江月》詞兒道：

王勃英才足比，何朗粉面堪齊。仙人掌上有明珠，同人芙蓉帳裡。既具一雙義雞，還添兩對家鵝。莫嫌二物太輕微，可作右軍聘禮。

說話的，你忘了一邊了。董家慶壽納婿，恁般熱鬧，第一個勢利的是柴吳泉，為何不見他來稱賀？又不見董聞去拜望丈人哩？看官有所不知。此時吳泉夫婦兩個都不在家，已起身往廣州去了。你道他因何遠出，幾時去的？原來柴白珩自往廣州東莞縣赴任之後，有人從廣州來，訛傳白珩為解糧差誤，被徐國公與董監軍處斬了。吳泉聽了這句話，舉家驚惶，老夫婦兩個日夜啼哭。此時董聞正在出征之際，音問未通，沒處打聽實信。淑姿遣人傳話，安慰父母道：“這消息多應不確。若果解糧差誤，我家相公看郎舅面上，自然周全，必不相害。如真有凶信，為何不見一個家人回來報知？且嫂嫂在彼，為何不見回來？據此必係訛傳，不須愁慮。”吳泉那裡肯聽，終日慌慌亂亂，求神占卦。先請一個善卜的先生來問卜，那先生叫做詹絕康，昔年柴家與董家聯姻，是他卜吉的。當即吳泉教他占卜兒子大象如何，那先生占了一卦，說是“地火明夷卦”，外三爻都發動，變了“天火同人”。“夷者傷也，未免有些災難，然到底沒事。此文王囚于羑里之象。文王後來終得無恙，沉遊魂卦變了歸魂卦，即日想當歸來也。”吳泉道：“據這等說，不至傷身麼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包管沒事。今日是乙亥日，甲戌旬中空申酉。明夷是坎宮之卦，坎宮以申酉為父母爻。父母當頭剋子孫，今喜得父母落空，子孫必然安穩，不須過慮。”吳泉半信半疑。又去尋一個相面的來看自己面上氣色。那相士姓時，自稱時神相。他看了吳泉的面龐，說道：“尊官面上有黑氣，那黑氣謂之墨。當初吳王夫差與諸侯大會于潰池之日，面有黑氣。晉大夫對晉君說道：‘肉食者無墨。今吳王有墨，國勝乎？太子死乎？’果然他國裡被越王攻破了，太子被越王殺了。這黑氣是極不祥的，須要小心。”吳泉聽聽這些話，倍加吃驚，不付量自己綽號喚做柴黑子，面孔是天生黑的，聞時相士之言，越發慌亂起來。再請了算命先生來推算白珩的八字。那算命的叫做譚近理。算了一回，說道：“今公郎命宮裡雖有災星過度，虧得有恩星甲照，不妨事的。”吳泉猶豫未決。正是三人說了九頭話，不知聽那一個的是。他妻子艾氏平日極信師巫的，因去請一個趙師娘來問問吉凶。那師娘不但會關亡召魂，又會肚裡說話。原來那肚裡說話的鬼，有渾名叫做什麼靈姐。當下艾氏問那靈姐道：“我家大爺可安穩？在那裡？”靈姐道：“不好了，他已不在世了。”艾氏聽說，慌得啼啼哭哭，便教趙師娘：“快與我關召亡魂來問。”趙師娘教取一個大甕來，放在桌子底下，把桌圍遮了，口中唸唸有詞。只聽得甕內嚶嚶的有哭聲。艾氏驚問道：“你是那個？”甕中隱隱的答道：“我便你的兒子，我死得好苦。”艾氏帶著哭再問時，只聽得隱隱的哭去了。艾氏號啕一慟，昏暈在地，半晌方才甦醒。舉家老幼，都弄得驚惶無

措。殊不知從來師巫邪術，總是虛妄，以神合人，以氣合氣。婦人女子，往往被他騙信。有一曲《寄生草》為證：

靈姐何曾有？師巫總是邪。止因他甕中合著腹中詐，便認做生人已說亡人話。更不信恩星能把災星化，憑你遊魂且喜變歸魂，只道是有災占卻無災卦。

當下柴吳泉沒做理會處，因想道：‘關亡不如關仙。前年虞二府失了官銀，虧得法官洪覺先請仙降乩，指示藏銀所在，千分靈異。我今也去請教洪覺先，求他關仙來問，便知端的。’遂備下香儀，來到洪法官寓所，要他召請仙靈，明示兒子吉凶之信。那知這洪法官的仙術也是假的。他見吳泉這般著急，又風聞柴白珩與董聞不對的，便假托仙人降乩，寫下四句道：

冤家相遇，迴避不得。
軍法甚嚴，豈容縱釋！

柴吳泉見了，信為實然，奔回家中，說與艾氏知道。夫婦二人跌腳搥胸，相對而哭，道是兒子凶信，千真萬真，誰知又被洪覺先騙了。也有一曲《寄生草》為證：

信鬼誠如夢，求仙也是迷。只因他官人難把強人信，為此教道人假托仙人筆。怎認做罪人已正軍人律，何異相人妄引晉人言，生把黑人指作吳人墨。

淑姿聞得父母如此著急，遣人多方安慰他，勸他莫信鬼話，只等我家有信來，便見分曉。吳泉那裡等得及？先差家人趕到廣州去探問，急切裡不等回報，便要買舟親往廣州。連夜下了船，兼程而進。只因心上又苦又急，不到半路，忽然患病起來。病勢漸覺沉重，家人勸他回家調治，吳泉不肯轉來，把船泊在半途，延醫服藥。原隨去有三個家人，三人中著一個奔回家來報與艾氏知道。艾氏聞丈夫病篤，驚上加驚，便分付幾個老誠的管家婆看了家，自己連忙買舟趕去看視。不則一日，來到吳泉舟中。艾氏也勸他且轉回家去，吳泉不聽，只顧催船前進。那邊淑姿因京中有家信來，曉得白珩無恙，隨差一個家人前去請吳泉夫婦轉來。奈路已去遠，一時追趕不上。正是：

家人將使旅人笑，大畜休疑小畜凶。
已議子孫無禍咎，只愁父母落虛空。

柴吳泉、艾氏一齊都往廣州去了，所以董聞回家之時，柴家老夫婦兩個都不在家。董家差去的家人直追近廣州，才趕著了吳泉的船。正待報他喜信，恰好柴白珩夫婦已從廣州回來，與父母在路上相遇了。原來白珩自在軍前回到任所之後，便寫一封家書，差一個家人寄歸。只因這家人于半路病死，所以不曾寄到。直待吳泉差人到了廣州，白珩方知家中誤聽訛言，驚慌啼哭。因對妻子說道：‘我如今的性命已是餘生，還要做什麼官？不如回去見父母一面。’遂往上司處具了一紙告病的呈詞，辭了官職，挈了家眷，買舟而歸。不想于路遇著了吳泉的船。吳泉夫婦見了兒子、媳婦，出于意外，喜極而悲，相抱涕泣。白珩訴說董家妹丈救命之德，又說他為周全了我，被人首告，幾乎連累了他。吳泉夫婦聽了，十分感激。白珩又把杜龍文幾番奸謀暗算一向都錯疑了董家妹丈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，吳泉夫婦一發慚愧無地。正是：

早知今日是，追悔昔年非。

柴白珩與父母回到家中，隨即備禮到董家稱賀，並致感謝之意。見了董聞，拜伏于地，道：‘多感妹丈大人活命之恩。真是重生父母了。’董聞連忙答禮道：‘小弟與老舅是骨肉至親，合當相救，何勞致謝？’白珩道：‘向來多開罪，難得海涵，不記前非。不瞞妹丈大人說，當初只為錯疑了你，以致做出許多不是處。’因把杜龍文暗算，與自己錯疑的事，一一細述。董聞道：‘大丈夫心事如青天白日，量小弟豈有暗算老舅之理。’白珩道：‘自恨當初有眼不識，屢次誤認，真是罪難擢髮。’董聞道：‘老舅既自知其誤，何罪之有？今已說明，嗣後把從前的話一筆都勾，不必提起了。’白珩感謝不盡。董聞喚淑姿出來與他相見，又請父親來陪了他，設席相款，盡歡而別。次日，董聞到柴家問候丈人。先是白珩出來接著，隨後艾氏出來，望著董聞倒身下拜道：‘多謝你救了我孩兒性命。’慌得董聞連忙答拜道：‘岳母是尊長，如何行此禮？且引我去看岳父來。’艾氏引董聞至吳泉榻邊，原來吳泉在舟中時，病已八九分。後雖得見子媳，心裡放寬，無奈病已入骨，不可救治。到得家中，僵臥在牀，奄奄一息，看看待斃。見了女婿，眼中迸出淚來。董聞驚問道：‘岳父為何一病至此？’吳泉道：‘你如今是一位大貴人了。多謝你親來問我。’董聞道：‘小婿依舊是小婿，何出此言？’吳泉道：‘你舅子犯了死罪，若不是你相救，性命不知那裡去了。這畜生屢次得罪于你，難得你大度優容，我自恨當初不識好人，不尊厚待得你。今日蒙你大恩，好生慚愧。我要起來，拜你一拜，總奈起身不得。’董聞道：‘說那裡話。小婿是半子，與老舅便如弟兄一般，患難相救，理之當然，何煩稱謝？岳父如今只以將息病體為重，休把閑事掛在心上。’吳泉道：‘我病多應不好了。我死之後，還望你看顧我後人。’說罷，淚如雨下。董聞也揮淚道：‘這不消分付。只是小姐還望你病好，莫便說這短話。’當下董聞又安慰了他幾句，作別回家，告知淑姿，明日淑姿也到家中去問病。艾氏姑媳兩個見了，千恩萬謝，自不必說。淑姿到父親榻前看視，只見吳泉一絲兩氣，面已脫形。白珩坐在牀邊，替他摩足，揮淚對妹子道：‘爹爹今日昏迷了幾次，不比昨日清爽了。’淑姿涕泣道：‘不想爹爹病得這般模樣。’艾氏指著淑姿對吳泉道：‘你女兒在此問病，你可曉得麼？’吳泉張目看了一看，把頭略點一點。淑姿含淚問道：‘爹爹可有甚分付？’吳泉哽哽咽咽，捱了半晌，捱出兩句話來，道：‘你休記我的不是。我死後，還望你看顧我家。’淑姿掩面涕泣，未及回言，只見吳泉看著兒子，又捱出兩句話來，道：‘我沒甚分付你，只教你自今以後，切莫怠慢窮人。’白珩聽說，也點頭涕泣。正是：

知過一念，臨終乃見。
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

吳泉說罷，便昏迷了去。眾人再三呼喚，過了一盞茶時，方才復醒轉來。淑姿見這般光景，便教白珩及早去備辦後事，自己且不在家，只在房中，與艾氏姑媳做一搭兒坐著，守候病人。守到黃昏時分，看看痰塞氣短，三更以後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了。可歎柴吳泉一生慳吝，不曾幹得件好事。看他所作所為，好像自己沒死日的。今日奄然長逝，究成何用？然前日舟中得病，幾乎死于道路，今得安牀而死，兒女送終，也算勾了他了。正是：

堪歎財翁性本慳，一生錢與命相連。
多藏到底成何用，安得攜金赴九泉。

董聞知柴吳泉已死，即親來送殮。淑姿十分哀痛，賻贈極厚。董聞又指教柴白珩喪禮，替他主持喪事。這些親朋，與合城紳士，看董尚書面上，都來弔奠，好生熱鬧。艾氏與白珩團董聞光輝了他，一發感謝不盡。董家親友有不喜柴家的，對董起麟說道：“柴家當初待令郎、令媳何等薄情。今日令郎、令媳如此待他，倒覺太過分了。”董起麟道：“說那裡話。從來娶媳只論人，不論財。縱使嫁奩濃厚，萬一媳婦欠賢能，雖有嫁資，亦何足取？若媳婦賢能，便值黃金千兩，還要論甚嫁資？況且平心而論，憑你女家沒甚嫁資，到底女家吃虧，男家便宜。難道倒是男家折了東西不成？即使女家白白受了聘金，一些奩具也沒有，他把女兒送與人家做媳婦，替他主持中饋，還要生男育女，接代百年香火，這也十分勾了。常言道：娶妻的九子不忘媒。媒人尚不可忘，何況妻之父母？至於為婦之道，雖以夫家為家，把父母之家倒算做外家，然公姑既當孝順，難道生身父母倒不當孝順？就是那沒爹娘的女兒，在叔伯身邊撫養長成，虧他婚嫁，還要把叔伯與叔伯母當做親爹娘一般孝順，何況真正親爹娘？《詩經》上說‘歸寧父母’，文王后妃，尚不敢忘自己出身之處。若忘了出身之處，便算不得淑女了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多少為奴作婢的，幼時被父母把他賣了，他後來有了好日，還要尋自己父母來養在身邊，何況做了夫人。縱然父母當初薄待了他，亦何忍記恨在心。今小兒夫婦盡禮于外家，此情理之所當然，非為過分。”這些親友聽了這一席話，都道起麟見地高明，立心忠厚。柴白珩母子傳聞了起麟之言，愈加慚愧。想道：“他家娶媳婦，尚然論人不論財；如何我家當初討女婿，倒論財不論人起來？”母子兩個追思前事，十分愧悔。正是：

厚薄性情霄壤判，賢愚識見地天分。

且說董聞居家一載，欽假之期已滿，朝廷特差行人一員，齎詔到來，召他還朝。董聞受詔謝恩，款待天使。那天使不是別人，就是丁士升的公子丁嗣孝。他新中了進士，殿試二甲，選了行人之職，今日恰好齎詔到此。相見之時，極致感謝之意，把千金送與董聞，作加利奉還昔日代償之物。董聞那裡肯受？說道：“不佞焚了契券，已說過不要還的，今豈敢受此厚賜？”丁嗣孝道：“這是小姪代先君還債，老年伯若不受，不但小姪不安，亦何以安先君于地下？”董聞再三推辭，丁嗣孝只是不肯收去。董聞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既如此，這項銀子有個用處。”丁嗣孝道：“老年伯要作何用？”董聞道：“令先尊已奉旨立廟于儀封縣，廟宇雖成，但未能十分宏麗。今可將此銀為增飾廟貌之費。廟中有先兄董遐施神像附祀于內，若廟貌壯觀，不佞亦與有榮施，即如拜占惠矣。”丁嗣孝聽說，愈加傷感。董聞便與他同至儀封縣，先備三牲祭禮，入廟拜祭畢，即把銀子付與縣官，著落該地方召集匠工，增修廟宇，務要十分宏麗。一時聞者見者，莫不歎服董聞高義。丁嗣孝又備下一分厚禮，去拜候虞龍池，謝他當年周濟之德。董聞也辭了地方官與各鄉紳及親友輩，束裝起行，把家事都托付妹丈黃繡與妹子彩姑看管。自己奉了父母，挈了夫人，一齊進京。起身之日，候送者如市。只有柴白珩直送至三百里之外，涕泣再拜而別。正是：

能使小人頑性革，只因君子義聲高。

後來董聞官至太子少保、吏部尚書，入閣辦事了數年，方才告歸林下，父母妻子俱受一品封誥。妹夫黃繡于正統間也中了進士，入了翰林，彩姑也受了封誥。淑姿生二子，俱貴顯。董起麟夫婦皆享遐齡。位祿名壽，一門全備。看官聽說，凡人不可貌相。當董聞在柴家寄食，及列家索債之時，何等艱難，何等狼狽。誰料他後來這般富貴。然前窮後通，古來盡有，不足為奇。但要如董聞這般為人，這般作事，卻是古今絕少。知恩真能報恩，知怨更能化怨，疏財偏能用財，近色偏能遠色，有血性又有大度，極慷慨又極清高，比那負薄行、淺量褊衷、忘人大德、記人小怨、惟利是圖、見色便好之輩，相去何啻天淵？宜乎當世稱為快士，後人傳為快談，編成這一段不平的平話。有一詩總贊之曰：

丈夫有勝概，能使眾心傾。
肝膽日爭烈，襟懷冰似清。
色財人不染，恩怨化還明。
佳話千秋在，欣傳快士名。

無名子總評曰：

快士非獨董聞一人。常奇之俠烈，一快士也。董濟之慷慨，一快士也。丁士升之廉明，莊文靖之敏智，徐國公之禮賢，余建勛之重文，丁嗣孝之報德，虞龍池之好名，金崦之高尚，皆快士也。婿如黃繡，則為快婿；翁如起麟，則為快翁。至於巾幗不異鬚眉，女中亦有快士焉。淑姿以矢義而遇義夫，月仙以憐才而配才偶，彩姑以妙年閨秀而得歸俊彥，豈不謂大快乎。他如青樓中有馬幽儀，亦一快。緇衣中有沙有恒，亦一快。綠林中有寇尚義與習風，亦一快。穿窬中有宿積，亦一快。固當合而名之曰《快士傳》。